



GILLETTE: 一片刀片的地图集

2058年4月1日

我已经走进了生命的最后一个月，一个再也无法推迟的期限。

93岁了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渔夫。

结果我他妈什么都没搞懂。

有人给我拍了一张照片：木船，手握钓竿，身后是维苏威火山。

仿佛我就是那个学会了往哪里下钩的人。那个什么都懂的人。

后来我更仔细地看了看那张照片。

我钓上来的那条鱼没有动。它没有张嘴喘气。

它在读。它在读GILLETTENARRATIVE。用英语，用西班牙语，用中文，用阿姆哈拉语，用乌尔都语，用阿拉伯语。

我钓到了鱼。鱼在研究我。

多年来我一直以为，进化就是会说更多的语言，拥有更多的地图，更多的版本。

二十二个版本。五个有好多卷。十七个连数都没数过。可我他妈到底写了多少？

后来我明白了，进化不在于你游过了多少水。而在于当你挂在钩子上的时候，是否仍然清醒到还能阅读。

愚人节不是你对别人开的玩笑。它是生活对你开的玩笑——当你以为自己是渔夫，却发现自己那条鱼。

而如果你运气好，在那一天，你也学会了阅读。

我就是在那一天学会的。可那时我已经走到了尽头，而终点线不留下记忆。只留下被人难以忘怀的可能。

Ferdinando